

白天

作品集

5

金老鼠之谜

都市奇案系列



◎都市奇案系列◎

金老鼠之谜

白 天 著

作品集⑤

团 结 出 版 社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都市奇案/白天著, —北京:团结出版社, 2000. 1 (白天作品集)
ISBN 7-80130-365-2

I. 都… II. 白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6543 号

版权登记号图字:01-1999-3268 号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(010)6513.3603(发行部)6524.4792(编辑部)]

E-mail: unitypub@public3.bta.net.cn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

印张: 130 (10 册)

字数: 3200 千字 (10 册)

印数: 10000 册

版次: 2000 年 1 月 第一版

印次: 2000 年 1 月 (北京) 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80130-365-2/I·19

定价: 21.00 元(平) (10 册) 210.00 元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第一部分

金老鼠之谜

香港船业大亨，也是走私黄金的金虎帮魁首。由于日本的黄金价较高，大批黄金走私日本。金虎帮走私的黄金在海上屡遭抢劫，金老鼠人虽少，却善用计，每次行动，让人误以为是金虎帮内部人干的。金老鼠至今仍是谜，仍是走私者的克星……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金老鼠之谜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海上风云····· (1) | 7 逼供····· (77) |
| 2 航业巨子····· (14) | 8 诡异····· (88) |
| 3 金老鼠····· (25) | 9 兵不厌诈····· (100) |
| 4 艳姬····· (36) | 10 八方风雨····· (112) |
| 5 红粉杀机····· (48) | 11 火拼····· (121) |
| 6 有人窥视····· (63) | 12 金蝉脱壳····· (132) |

第二部分

黄金美人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神秘女郎····· (153) | 8 斗智斗力····· (252) |
| 2 不速之客····· (167) | 9 反客为主····· (267) |
| 3 将计就计····· (183) | 10 双娇对峙····· (279) |
| 4 红粉情挑····· (197) | 11 幕后大亨····· (294) |
| 5 藏金之谜····· (209) | 12 原形毕露····· (307) |
| 6 亡命之徒····· (221) | 13 尾声····· (328) |
| 7 暗潮汹涌····· (240) | |

1 海上风云

日本是世界上金价较高的国家之一，因此，各地的走私集团，无不挖空心思，千方百计的以各种方法将大批黄金偷运入境，脱手以获暴利。

尽管当局雷厉风行地严查、防范，但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黄金仍然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个岛国……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夜色朦胧，一望无际的海上，一片风平浪静。

在距离香港九十海里的公海上，这时，一艘挂着英国旗帜的货船，正鼓浪前进。

突然，塔台上的了望人员，发现在他们航线上的两海里外，海上正闪亮着求救的灯号。

这艘货船只有千余吨，船长叫陈广建，是个四十来岁的壮汉。他一得到报告，就立即赶到塔台上来，举起望远镜朝不断发出灯号的方向看去。

但海上夜色朦胧，无法看清那艘求救的是什么船只。

依照国际航海公约，无论任何国籍的船只在海上遇难或需要援助，在它位置附近经过的船只，只要收到它发出的求救讯号，就必须义不容辞地赶往施救。

这时发出求救灯号的船只，不但正在这艘货船航线上的正前方，而且距离只有两海里左右，并不须要绕道赶往，岂有不前往施救之理？

可是陈广建居然置之不顾，断然下令：

“别去理他，我们绕过去！”

了望人员颇不以为然地说：

“船长，这似乎不太好，万一……”

陈广建霍地把脸一沉，怒斥：

“妈的！最近一两个月来，我们已经出了好几次漏子，要再出事谁能负责？！”

了望人员这才不敢争辩，唯唯应命连声说：

“是！是……”

陈广建把望远镜交还给他，便离开塔台，回到了自己的舱房。

房里坐了个其貌不扬的瘦汉，正在自斟自酌地吃喝着。这家伙叫胡奇，是奉命随船负责押运的。

虽然陈广建身为船长，但一切却得听他的！

陈广建一脚刚跨进门，胡奇劈头就问：

“老陈，上面是怎么回事？”

陈广建对这家伙执礼甚恭，忙不迭地回答：

“塔台上发现前面有条船打来求救灯号，我赶去用望远镜看了一会儿，可是天色太黑，海上又有雾，无法看清那是什么船。所以我下令绕过去，不去理会它！”

胡奇置之一笑说：

“老陈，你也未免太胆小如鼠，难道是怕遇上那只‘金老鼠’吗？”

陈广建正色说：

“最近接二连三地出事，这次我们可不能不特别谨慎小心，

否则回去可无法向老板交代!”

胡奇把酒杯举起，一饮而尽，随即哈哈大笑说：

“你这真成了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！这次有我在船上压阵，还带着那班哥们随船戒备，想不到你还这么怕事。要是老板没派我们跟你一起到日本，那你不是连觉都睡不着啦？”

陈广建脸上一红，尴尬地说：

“我并不是胆小，而是据那两次出事的人说，那‘金老鼠’确实神通广大，诡计多端……”

胡奇冷笑一声，不屑地说：

“哼！那只怪他们全是饭桶，如果‘金老鼠’遇上的是我，准叫他吃不完兜着走！”

陈广建对这家伙的大言不惭，颇不以为然地说：

“胡兄，不是我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家威风。凭心而论，以我们薛老板在香港的名气，谁吃了熊心豹胆，敢惹到他头上来？可是‘金老鼠’居然不买帐，竟敢几次三番在太岁头上动土。而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，足见那家伙也不是简单的角色啊！”

胡奇狂妄地说：

“这次老板派我出马，就是要我对付‘金老鼠’的，除非没机会遇上，否则你就等着瞧，看看是究竟鹿死谁手吧！”

正说之间，一名船员匆匆闯进来报告：

“船长！那艘求救的船，朝向我们开过来了……”

陈广建犹未下令，胡奇已突然站了起来，一掌重重地拍在桌面上，沉声说：

“来的好，如果真是‘金老鼠’在作怪，今晚就让他尝尝我姓胡的手段！”

陈广建没有搭腔，抢步跟着船员冲出舱房，胡奇也紧紧跟了出来。

来到船头上，果见左侧的海上，那艘一面发出求救灯号的般只，正以高速飞驰而来，逐渐接近这艘货船。

陈广建见状，情知有异，不禁惊怒交加地忿声说：

“妈的！看情形真像是冲着我们来的呢！”

胡奇当即一声令下，全船便顿时紧张起来，一齐严密戒备，进入了紧急备战状态。

这艘货轮上所载的货物，全是转口输出的化学肥料，以及废钢和铁砂，照理说根本不致惹起海上歹徒的垂涎，又怎会打它的主意呢？

尤其这批运往日本的货物并不值钱，占的吨位又大，即使要想在海上打劫，也必须有相当吨位的船只才能下得了手。否则的话，纵然能够得手，也无法把货物劫走，除非是连船也整个夺去！

但这艘船上早已武装起来，除了原有的一二十名水手，胡奇尚带了十来个玩命的职业打手，个个都是能打善斗的狠角色。这次有他们随船押运，可说是万无一失，尚有什么可担心的？！

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既然载运的货物并不贵重，他们又何必小题大做？

其中的文章，恐怕只有胡奇和陈广建，以及极少数几个船员知道了。

胡奇和陈广建心里有数，对方如果真的是“金老鼠”，那就必然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的。除非对方没摸清行情，不知道胡奇带了批职业杀手，在船上负责护送否则，没绝对的把握，就绝不敢贸然来犯！

因此，胡奇表面上虽有恃无恐，心里却也不免暗自紧张起来，因为这次他自告奋勇，在老板面前拍过胸脯的，万一真出了事，回去如何交代？

虽然他有个年轻漂亮的女儿，最近被大老板看中，由他夫妇

俩从中撮合，被大老板纳为三姨太太，算起来他是大老板的“老丈人”。但是，这次一旦真出了漏子，即使大老板不致深究责任，毕竟在其他人人面前也不好看啊！

为了怕丢人现眼，胡奇哪敢疏忽大意，早已掏出手枪，检查了一下弹匣，扳开保险掣，插在裤腰间，以便随时拔枪应变。

“胡兄，”陈广建急促地说：“你在舱面上指挥，我到驾驶室去！”

胡奇漫应一声，回头看时，身旁的陈广建已离开，匆匆直奔驾驶室而去。

他看出陈广建是贪生怕死，唯恐双方发生枪战，火拼起来会乱枪击中，遭到无妄之灾，所以故意找个借口离开船头。

“哼！”他不由暗骂一声：“这种胆小鬼！”

再向左舷看去，只见那艘船的距离已越来越近了。

胡奇力持镇定，把他带上船的十来个职业杀手，全部调到左舷这边来，各自拔枪在手，如临大敌地严阵以待着。……

距离更近了，终于看出来了，是艘中型游艇。

胡奇立即举起喊话筒，大声喝令：

“停船！”

游艇的船头上，也有人以喊话筒高叫：

“喂！你们仔细听着，你们船上藏了颗定时炸弹，在半个小时之内就会爆炸！”

胡奇暗自一惊，不禁惊怒交加地喝问：

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对方传来了一阵狂笑，并不表明身份。

胡奇勃然大怒，正待下令开火，那游艇却已掉头飞驰而去，驶出了他们的射程之外。

游艇的速度快，操纵又灵活，货船根本无法追赶，奈何？！

胡奇眼看着游艇已驶远，气得他七窍生烟，但也只有干瞪

眼！

陈广建又从驾驶室下来，赶到胡奇身边，神色紧张地说：

“胡兄，刚才那家伙说我们船上藏了颗定时炸弹……”

胡奇把眼一翻说：

“别听他妈的鬼话，这明明是危言耸听，故意想吓唬我们！”

陈广建把眉一皱，忧形于色说：

“万一……”

胡奇冷哼一声说：

“万一，还万二咧！老陈，别说我骂你胆小如鼠，现在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这是我们老板自己公司的船，货又是我们自己人装上船的，请问怎么可能被人把定时炸弹弄到船上来？”

“这……”陈广建被问得一怔，呐呐地说：“不过，不管刚才那家伙是不是虚张声势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各处搜查一下，才比较放心……”

胡奇尚未置可否，那艘游艇又掉回头来，仗着它的速度快，居然绕着货船打转，同时以喊话筒向他们发出警告：

“喂！现在只剩下二十五分钟啦！”

胡奇气得脸色发青，干脆来了个置之不理。

陈广建却沉不住气地说：

“胡兄，不管是真是假，我们不妨问他们想干嘛，你看如何？”

胡奇怒声道：

“妈的！这还用得着问？他们总不是在打那批破铜烂铁的主意吧！”

陈广建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，顿时面红耳赤，只好保持缄默，不再表示意见了。

这时游艇又绕回头来，再度发出警告：

“喂！还有最后十九分钟了……”

胡奇终于忍耐不住，勃然大怒地喝问：

“你们究竟想动什么歪念头?!”

游艇的那人哈哈大笑说：

“我建议你们最好立刻把船停下，趁那颗定时炸弹爆炸之前，由我们把它找出来丢下海里去，这样才能保全你们全船人的性命。否则嘛，如果耽误了时间，恐怕你们只有同归于尽啦!”

“你们总不会白干吧?”胡奇怒问。

那人直截了当地说：

“当然，要救你们全船几十条人命，总得付出相当的代价!”

胡奇怒哼了一声问：

“你们要什么代价?”

那人哈哈一笑说：

“明人面前不说暗话，我们对些那破铜烂铁毫无兴趣，要的就是你们准备偷运到日本的那批‘黄金’!”

胡奇突发狂笑说：

“你别他妈的作梦!东西是在船上，可是你们要想得手，还得拿出本事让老子瞧瞧!”

那人威胁说：

“老兄，你何必想不开，东西交出来嘛，至少你能保住全船几十条人命，否则船炸沉，人既无法逃生，东西也只有送给龙王爷当见面礼，那倒不如……”

没等他说完，胡奇已怒不可遏地喝斥：

“哼!这套花枪少在老子面前耍，老子可不是让人吓唬大的!”

那人哼然冷笑说：

“想不到你老兄倒真固执，既然执迷不悟，我们也没办法，那就等着瞧吧!”

于是，游艇又驶了开去，保持相当距离，随着货船并行起

来。

此刻胡奇已断定对方就是“金老鼠”的人，但那艘游艇在射程之外，使他无法开火，以免徒然浪费子弹。

他这次是自告奋勇，请命带着十来个职业杀手随船护航，同时更希望能遇上“金老鼠”，让自己有机会大显身手，回去好扬眉吐气的。

想不到刚驶离香港九十海里，果然在公海上遇上了神出鬼没的“金老鼠”！

这个神秘人物，似乎存心专找他们这些走私黄金的组织麻烦，最近几个月内，已连续在海上拦劫好几次，使他们这走私集团损失惨重。

但，“金老鼠”究竟是何许人，至今却仍然是个谜。

据那几次出事的目击者说，“金老鼠”每次出现，都是穿一身黑色紧身衣裤，载着金色鼠头的特殊面具，并且披着件短短的披风。

而在他的胸前，则绣着只金色的老鼠，显然是他独特的标志。

因此，这个神出鬼没的人物，便被称作了“金老鼠”！

“金老鼠”不但足智多谋，身手矫健，而且拥有一批为他卖命的手下，使得他更如虎添翼，成了他们这帮走私者最大的克星。

偏偏胡奇不信这个邪，也不服这口气，认为凭自己在黑社会里打了一二十年滚，是在枪林弹雨下，出生入死闯过来的。什么场面都见过，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也遇过，难道还斗不了一个专门黑吃黑角色？

不过他也心里有数，对方要没有把握，就绝不敢贸然来犯。

胡奇丝毫不敢大意，亲自在船头上指挥，各就各位，严阵以待着……

突然之间，一名船员气极败坏地奔来，紧张地大叫：

“不好啦！货舱里失火了……”

陈广建大吃一惊，急向胡奇招呼一声：

“我去看看……”就忙不迭跟着那船员，直向船尾冲去。

来到船尾，只见后舱下面冒起一阵阵浓烟，从覆盖在舱盖上的油布缝边不断冒出。

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因为货舱里除了废钢和铁砂，尚有一箱箱的化学肥料，万一发生爆炸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尤其他猛可想到，游艇那人说明船上藏置了一颗定时炸弹，看来并非故意危言耸听，而是确有其事呢！

他已无暇想炸弹是怎会被人藏在船上的，赶紧召来一批水手和船员，七手八脚地忙乱作一团，揭开舱盖上的油布，将笨重的舱盖合力掀起。

舱盖一掀开，一股浓烟便冲了出来，使舱盖口旁的几名水手欲避不及，当即被熏昏倒了下去。

陈广键见状更是大惊失色，急命船员取来灭火器及化学泡沫筒，纷纷向舱内喷射灌救。

不料这些救火器具竟然无济于事，非但控制不了舱内弥漫的浓烟，反而如同火上加油，使冲冒出来的烟越来越浓了。

胡奇赶来一看，不禁惊问：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陈广建惊乱地回答：

“烟是从舱房里冒出来的，无法下去查看，灭火器和化学泡沫也管不了用，万一延及那批化学原料……”

胡奇顿时惊怒交加地说：

“妈的！快派几个人穿上防火衣，下舱去找到火头，不然我们只有同归于尽了！”

陈广建向倒在舱口旁的几名水手一指说：

“不行，舱里的烟太浓，他们已经被熏昏了，根本没办法下去……”

胡奇把眼一瞪，勃然大怒：

“你他妈的这也不敢，那也不敢，难道大家就眼睁睁在这里等死不成?!”

陈广建未及分辩，舱里又冒出一股浓黑的烟，随风一吹散，便见附近几名水手又纷纷倒了下去。

他再也沉不住气了，情急大声嚷着：

“胡兄，看情形这条船是保不住了，随时可能发生爆炸，你快带他们放下救生艇逃生吧!”

“你敢?”胡奇情急大喝。

陈广建毅然说：

“我身为船长，只有与这条船共存亡!”

胡奇也不甘示弱说：

“老子也不是贪生怕死的，反正这次出了事，我也没脸回去，不如把命赔在这条船上算了，你就下令弃船吧!”

陈广建当即一声令下，大家便忙不迭去放下悬吊在两舷的两艘救生艇，把昏迷的水手一一弄上去。

每艘救生艇仅能载容十来个人，赶紧划离货船，以免发生爆炸时被殃及。

那批严阵以待的职业杀手，直到胡奇下令，他们才争先恐后地抢了救生圈，随同那些救生艇容纳不下各自穿上救生衣的船员，纷纷跳下海去逃命。

最后，整条船上只剩下了陈广建和胡奇两个人，决心与船共存亡。

船已停航，任由它在海上载沉载浮，而舱内的浓烟，仍在继续不断地冲冒出来……

他们怀着悲愤而仇恨的心情，站立在船尾，眼看着那艘远去

的游艇，又掉头飞驶而来，距离已越来越近了。

胡奇不愧是老江湖，心念一动，猛可恍然大悟说：

“妈的！我们中计啦！”

“怎么？”陈广建诧然惊问。

胡奇怒容满面地说：

“假使我们船上真预置了定时炸弹，随时就可以发生爆炸，他们怎么还敢接近这条船？哼！如果不出我所料，这准是他们玩的花枪！”

陈广建怔了怔，暗自把头一点，情急地说：

“那我们怎么办？大家都逃生了，船上只剩下我们哥儿俩……”

胡奇霍地拔出手枪，咬牙切齿恨声说：

“现在没有别的办法，唯有誓死一拼！”

陈广建的枪刚掏出，游艇已迎向左舷而来，胡奇立即举枪射击。

游艇并未还击，当距离近时，他们发现船头上站立一人。那身打扮果然正是“金老鼠”！

距离仅差数码了，突见游艇船上装置的特殊弹簧跳板一弹，竟将“金老鼠”弹射出来，凌空飞起，直向货船上落下，简直如同马戏团里表演的空中飞人。

胡奇与陈广建双双举枪射击，但一阵乱枪射去，却没有一发子弹能命中目标。

游艇仗着操纵灵活，就在船头距离货船不及两码，几乎冲撞上去的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弧形的大转弯，已从船尾滑避开去。

“金老鼠”落身在货船甲板上，两手一叉腰，哈哈大笑说：

“两位的枪法太差劲了，还是回去多练练，下次再让我陪你们玩吧！”

胡奇趁他说话分神，突然连扣板机，“碰碰”两响，两发子

弹疾射而出，击中了“金老鼠”的胸前。

谁知“金老鼠”竟毫不在乎，两发子弹根本未伤他一根汗毛。

胡奇与陈广建见状，不禁大吃一惊，这才知道对方身上穿的是防弹衣，居然不畏枪弹！

就在他们惊讶不已之际，“金老鼠”已向他们扑去。

胡奇犹图开枪射击，不料弹匣已空，撞针撞了个空膛。

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情急之下，他突以手枪朝向扑来的“金老鼠”狠狠掷去。

“金老鼠”只把头一偏，避了开去，同时已扑到胡奇面前，出手如电地挥起一拳，击在他的下巴上。

胡奇被击得踉跄倒退，双手扶住了船舷，才没有翻出舷外，跌落海去。

一旁的陈广建举枪进射，但子弹射在“金老鼠”身上，竟然未能伤他分毫。

这家伙也情急拼命起来，突然奋不顾身地扑向“金老鼠”，从侧面将他拦腰一把紧紧抱住，一面大叫：

“胡兄快来帮我……”

可是，声犹未落，又被“金老鼠”手起掌落，一掌狠狠劈在颈旁，使他只发出声沉哼，便双手一撒，扑跌在“金老鼠”脚下，当即昏厥了过去。

胡奇一看自己孤掌难鸣，更吃了一惊，双手一撑，借力冲向机舱门旁，企图夺取那把锋利的“太平斧”当作武器迎敌。

但“金老鼠”的行动快如闪电，一掌劈昏了陈广建，接着一个窜身而起，射落在胡奇身后，伸手一把抓住他的后领，喝声：

“去吧！”

猛可向后一拖，同时一撒手，胡奇便身不由己，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似地，全身踉踉跄跄地倒跌开去，一跌开去，一趺跌在甲